

知往鉴今

浮世烟火

□ 李娟

晨起,沿着汉江边散步。霜降时节,天朗气清。江畔的芦花洁白盛雪,风袭芦花,白鹭翩跹,江水苍茫,滚滚东流去。

沿着河堤走进城里一条小街。路旁银杏树叶于转黄了,梧桐树枯黄的树叶落在青石板路上,分外有远意。

遇见一座伊斯兰风格的清真寺,气势宏伟。古朴的木门开着,戴白帽子的老人,白须飘然,鹤发童颜,他在门前洒扫庭除。清真寺前有一棵三四十米高的老椿树,枝干遒劲,郁郁苍苍,粗壮的树干几个人也围抱不过来。

树下立一块石碑写着这棵树的故。这棵椿树有220年了,1983年7月31日安康城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灾,洪水漫过河堤淹没安康小城,有二十余人爬上大树,才得以生还,这棵老树被人们称为“救命树”。老树如母亲,灾难来袭,大树垂枝,保家护子。

温暖的阳光洒在街巷里,风中有了寒意,小街整洁干净,青砖铺地。在斑驳的木门,三三两两的老妇人坐在门前晒太阳,她们头发花白了,神情安详,手里握着小婴儿的棉鞋,小棉衣,花色朴素而喜气,她们一边做针线活,笑意盈盈。

遇见一位老人,她满头的银发,慈祥的神情,低头一针一线做着针线,多像我的奶奶。老人脚下卧着一只花猫,憨憨的,有点胖,它眯着眼睛打量着来来往来的行人。

三角梅开得一片嫣红,有几盆黄灿灿的波斯菊盛开着,如同女子新烫的卷发。

慢慢走,小街的十字路口就是早市。年纪渐长,喜欢逛的地方就是早市。

路边卖菜的小车上,摆着翠生生青萝卜,红的西红柿,一清二白的大白菜,新鲜的板栗一颗颗黝黑发亮。路边的水池里,游着几条鲈鱼,龙虾举着大钳子手舞足蹈,生动鲜活。

读汪曾祺先生写家乡的集市:“若是逢集,则有一些卖茄子,辣椒,疙瘩白的菜担子,一些用绳络网在筐里的小猪秧子,我们就怀着很大的兴趣,看风穿牡丹被面,看铁锅煮茄子,看辣椒,看猪秧子,心底无事,只那样一路看去便是境界。”是啊,看市井人生,人间烟火,世俗百态,都是寻常人世的安稳。

喜欢汪先生谈美食的文章,读来回味无穷,他写煮豆腐,手把肉,韭菜花,菌子的滋味,闲闲几笔,读得人满口余香。

卖芝麻烧饼的铺子前排了不少人,中年夫妇两人忙着做烧饼,一个个面饼在她手里灵巧地盘旋,一会儿,在案板上一字排开。做好的新面饼,要撒上一层白芝麻,再上电烤锅里烘烤着。十几分钟后,芝麻烧饼出锅了,咬一口,外酥里嫩,唇齿留香,小街上弥漫着烧饼的香味。生命中那些热切的盼望,仿佛洒在白饼上的芝麻,一点点,弥足珍贵。

中年男子的三轮车上卖水果,有大鸭梨,黄澄澄的橘子,红柿子熟透了,不敢触碰,它们一排排整齐地摆在木盘里。老板吆喝着:“卖柿子了,火罐柿子,甜过初恋。”路过的人听着都乐了。

看着柿子,就想起齐白石笔下柿子,几个胖墩墩的柿子端坐在一起,柿子旁洒着几颗

往事 弄不如烟

向往蓝天

□ 张朝林

系上翅膀的鸽子“丹凤眼”和“琥珀眼”,失去了自由,只能在堂屋和院子走来走去,每每看见鸽子们飞上屋顶,急得它们拍打翅膀,就是飞不起来。看见鸽子们在蓝天上飞翔,它们可怜巴巴地偏着头,仰望蓝天,祈求飞翔的样子让我心疼。

这厮敢和院子里的鸡们决斗,小鸡和母鸡都怕它俩,唯独我家威武霸道的红公鸡不怕它俩。一次它俩和红公鸡抢食,“丹凤眼”丢了脊背的羽毛,露出红嫩的肉皮,“琥珀眼”的伤势最惨,失了脖子的羽毛,一块肉皮耷拉下来,血滴染红了白色羽毛。母亲从灶台上抠一撮黑灰尘,摁在“琥珀眼”的伤口上,从此它俩见了红公鸡就闪开。

一天早上,我把“丹凤眼”和“琥珀眼”捉下窝,放在院子里就去上学了,早放学回家,发现它们不见了,问母亲,母亲说好长时间没看见了。怪了,还能钻地缝了?我找遍每个角落,都不见它们的踪影。我在院头的草丛里,发现了系它们的四根绳子。大胆!它们是怎样解开绳子逃走的?我只知道,鸚鵡们可以齐心协力,撬开绑着它们的鸟笼门逃走,这对不知天高地厚的鸽子,它们也会撕掉枷锁?它们逃到哪里了?

黄昏:我家的鸽子都从四面八方飞回来了,就是不见“丹凤眼”和“琥珀眼”,叛逆期的这两个家伙,飞到哪里去了?它们恋不恋这个家?哎,我家的鸽子太多了,没有那么多粮食喂它,丢了就丢了吧,只是这两只鸽子怪可爱的,太可惜了。

白雨说来就来。从鲤鱼山拢过来一层黑云,黑云越来越浓,越来越低,空气闷热,没一丝风,蝉鸣刺耳。我家的鸽子,一群从南边鲤鱼山下的天河飞回来,另一群从北方牛山飞回来,落在屋顶咕咕乱叫。

突然来了大风,哗啦一声,门前的草垛散,密密麻麻的麦秸是乱草的万箭,横七竖八射出,乱了天空。一块白色塑料纸,是一朵飘飞的白云,刷一声紧紧地贴在树干上。接下来一个闪电撕破南边的天空,又一个闷雷炸响,我家的鸽子惊慌失措地飞进窝里。风更

黑黝黝的蘑菇。白石老人喜欢题款:事事如意或四世同堂。生动鲜活,朴素暖心。

旁边有卖牛肉的店子,胖老板挺着大肚腩,握着一把锋利的刀和中年女子聊天。女子顶着一头黄色的大波浪,手腕上戴着手指粗的金镯。这两个人让我想起一个成语:活色生香。

风中飘来糖炒栗子和烤红薯的香气,让人挪不动步了。

街巷里,遇见两个七八岁小男孩脚踩着滑板,迎面呼啸而来,黑亮亮的短发,水晶似的眼眸。人生最快乐的时刻,就是风驰电掣的一瞬间吧,他们什么也不忧愁,什么也不惧怕。

戴深色头巾的老婆婆七八十岁了,白净的脸庞,慈眉善目,如一尊菩萨。

她的小桌上玻璃瓶里腌着红萝卜,配着红辣椒和绿辣椒。腌好的酸萝卜和酸辣椒,配魔芋豆腐同炒,等炒熟时起锅,放一把一清二白的蒜苗,酸辣爽口,回味无穷。

另一玻璃瓶是腌豇豆,红艳艳的辣子伴着晒过的豇豆。热油锅放入生姜片,五花肉先要煸炒出油来,腌豇豆此时下锅,柔韧香辣的豇豆与五花肉香合二为一,分外诱人。

大盆的酒酿盖在干净的玻璃下,江南人家的酒酿,在安康称为甜酒,我喜欢老人的甜酒,味道醇正,香甜醉人。老人家说,姑娘们要多喝甜酒鸡蛋,对身体好,再舀一勺桂花蜂蜜,又香又甜。

人生若是一程又一程的远行,生活则是一场盛大的酒酿。

那些艰难的日子,光阴一天天在酝酿着我们,把生命的火气和锐利一点点去掉,留下中年人生的从容淡定。

花开花谢,秋收冬藏,似水流年里的一粥一饭,瓜果菜蔬,透着俗世人生的生生不息。

一条小巷深处,走来一群年轻人,人人脸上喜气洋洋,穿红裙的女子是新娘,帅气的新郎挽着新娘的手臂走到街口等着上车,迎亲的队伍,是一排小轿车,车上贴着大红的喜字。

渐渐年长,越喜欢俗世幸福。

新娘的父亲和母亲挽着手,在车前和一对新人告别,母亲一面微笑着,低头擦去眼角的泪水。

“子之于归,宜其室家。琴瑟在御,莫不静好。”父母此刻的眼泪与不舍,令我想起弘一大师的书法:悲欣交集。

在公交车上遇见一对小情侣,一会低头窃窃私语,一会相视一笑。女孩的笑脸,如芙蓉花一样嫣然。

他们对面的座位坐着一对老人,岁月的积雪落满发间,他们相伴坐着,不言不语,平静安详,宛如长在一起两棵大树,相依相伴,共沐风雨。

我默默看着他们,仿佛看见一个人的一生。穿越几十年的光阴,爱情不过如此,绚烂之极归于平淡。

寻常岁月,就是这样。有人喜结良缘,有人相伴着静静老去。

路旁的迟桂花依然开着。桂花的香气馥郁饱满,铺天盖地袭来,像一场晚来的爱情。

让喧嚣的喧嚣,让寂寞的寂静。浮世烟火的暖意,是抚慰心灵的良药。

读书 时光

岁月里的吱呀声响

□ 温洁

时光的缝隙里,常常会有吱呀声响挤出来,在不经意间叩响记忆的大门。床头柜上那本指头厚厚的《繁星》,早已泛黄的书页里流淌着光阴的故事,流淌着一位小女孩对书的渴望。

那是大约40年前,那位扎着小马尾的女孩,背着妈妈亲手缝制的花书包,带着对校园的满怀憧憬,走进了那所兴隆寺小学。大木门掩着,她轻轻地推门而入,大门发出的吱呀声响特别刺耳,但依然无法阻挠她上学的强烈欲望。

穿过过道,墙上挂着一块古香古色的木牌,上面写着“一年级”,她走进那间古老的木质结构房子,矮小,黑暗,阴冷,潮湿,是它真实的写照,可对于她来说就是人间最美的天堂。

这是开学第一天,黎明那一抹暗淡的阳光穿透斑驳的屋顶,洒落在教室里。小女孩轻轻推开教室门,耳畔又传来吱呀声响,她斜着身体,索性把脑袋探进教室,里面还没有老师。三个长方形的木块搭成的简易桌子,三排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小木凳都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去的,一块黑板,组成了世界上最简陋的教室。

天色渐渐变得明亮,突然传来了叮铃铃的上课铃声,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师走进教室。自我介绍,姓王,教语文,兼班主任,每天教识字和写字。上世纪80年代,乡村的孩子刚入学几乎都不会写字。对于小女孩儿来说,似乎优越一点,因为在去学校之前,妈妈已经教了500多个常见汉字,读简单的儿童图书勉强可以。只是,那时没有课外书籍,填饱肚子才是一天最大的心愿。

启蒙老师很喜欢小女孩,给她封为班长。那时没有学前班,上学能识字的孩子不多。老师让

人在 旅途

二嫂两次“失业”

□ 余佑学

不畏惧,再难不放弃,以蜡梅迎春的姿态,把凡常的日子坚持了下去。

二嫂经过短暂休整,外出找活。困难时,她在建筑工地和过水泥,搬过砖,到餐馆当过服务员,在路边摆过地摊,还帮人守过商店。她常说:“有智吃智,无智出力”,有活就揽,舍得流汗。

靠劳动发家,凭双手挣钱。二嫂心思单纯,为人实诚,干事踏实。她虽不是那种小家碧玉柔弱之人,还挑不出其他毛病。尤其是她的善良敦厚,勤劳肯干的品行,赢得周围人啧啧称道。

慢慢地,找她做工干活的人,越来越多,有时分身无术。粗茶淡饭也养人,旧布衣衫仍磨练。二嫂失业后的交际能力,吃苦耐劳得到锤炼。一个积贫积弱家庭在她的操持下,日子一天天好起来。尤其是侄子很有出息。大学毕业后留在西安工作,三年后组建了自己和谐小家庭。

就在今春,二嫂被接去西安照料孙子。出发的时候,亲朋好友羡慕嫉妒她。大家都说:“二嫂命运好,孩子争气,在大城市成家立业,要不,她哪有机会去省城享福啊!”

不过,二嫂常以孩子为荣,倒是真的。她逢人就喜欢说仔仔在西安的家长里短,西安的房子风风火火,仿佛全身的劲儿都使在脚上,做事手脚麻利,属于嘴有一张,手有一双的勤快人。

突然间二嫂没了工作,没了收入,上有老下有小,一家人的生活节奏乱了。一家子人,没有一个有固定收入来源。春节到了,全家人没买新衣服不说,就连侄子每年从头到脚的全副武装变成只买一双新鞋,算是沾点新春的喜气。爸说,今年就不串门走亲戚,等来年日子好些再走吧,说这些话,他的脸色铁黑灰暗,声音低得蚊子似的。

太阳照常升起,锅碗瓢盆的演奏曲仍在继续。寒夜漫长,唯有自强。一家人相互支撑,困境

文史 春秋

蚕种场情怀

□ 刘明

然条件非常适宜栽桑养蚕。蚕种、原料茧、生丝产量均位居西北第一,蚕茧缫丝品质优,出丝率高。新中国成立后,安康桑蚕丝绸生产迅速发展,形成系统行业。1972年起,产茧量达50.5万公斤,跨入全国万担蚕县行列。

始建于1956年的安康蚕种场,1957年春开始植桑,1958年正式投产,是一个能生产原原母种、原原种、原种和一代杂交种四级蚕种的国营蚕种场。蚕种场初建隶属陕西省农林厅。1958年投产时与安康县蚕桑站合并。1960年初,场站分开,蚕种场收归安康地区农林水牧局,1972年归属安康地区林特局。六十多年来,安康蚕种场共培育推广69对蚕品种,引进286个桑品种,生产优质蚕种900余万张,历史峰值的2007年,一年就发放蚕种60万张,是安康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器之一。

时代的变迁,总是伴随着平凡的生活。桑蚕文化总是在不经意间,向千百年后的我们传达一个新理念,以桑为鉴,可知过往。蚕种场则是记录了一段安康蚕桑文化的珍贵记忆。

站在蚕种场门口,它如今已经走过67年风雨历程,“陕西制造”是当年的关键词,看电视是“黄河”,孩子喝秦俑奶妈,蝴蝶手表为你报时;要穿丝绸必然选安康“梅花牌”白厂丝。

的滋味。耳畔,仿佛突然又听见了吱呀作响。就这样,不到一个月,她就囫圇吞枣地读完了妈妈上学时的那些旧课本。

十月的风带着些许凉意,一天晚上,小女孩鼓足勇气推开妈妈房间的们,吱呀声响回荡在整个昏暗的房间,妈妈正捧着旧书坐在床上默读,竟然没有看见小女孩。她不想打扰妈妈,便匆忙转身,“宝贝,有事儿吗?”小女孩安静地看着妈妈,看着妈妈手里发黄的课本,欲言又止。小女孩静静地依偎在妈妈的怀里,看看妈妈暗黄的脸,话到嘴边又咽下。

“宝贝,有啥话就跟妈妈说吧。”

“妈妈,我想——买——书。”

“买什么书?”

“课外书。”

“我知道乖女爱读书,妈妈那些旧书是不是都读完了?”

“是的!”

“好,妈妈明天就去给你买。”

小女孩匆匆转身离开,轻轻关上妈妈房间的们,那熟悉的吱呀声响,伴着她进入甜蜜的梦想。

如今数十年过去了,家里的书已经占据了四堵墙。那个小女孩早已长大,当了老师,时常给学生送书读。那本《繁星》,一直搁在床头柜上,陪伴她夜夜入梦。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,是如今70岁妈妈的女儿,是19岁女儿的妈妈,我们都如此挚爱着书籍。

吱吱呀呀的声响一直伴随着我成长,书页里的故事一直伴随着我们成长,读书的时光总是悄然温暖着读者的心房。

蛙,叫“蛤蟆”,鸭子叫“嘎嘎”,公鸡叫“喔喔”,凳子叫“板凳”,吃饭叫“饭饭”。

还有过分节俭的习惯让人受不了,一盆水洗菜后拖地,拖地后冲厕所,剩菜剩饭舍不得倒掉,反复热着吃。儿媳当面纠正,她说下次改正。转个身却又忘了耳朵背后。

“我们上班走后,她依然用家乡方言与孩子交流沟通。小孩子模仿能力强,等下班后听到孩子南腔北调不土不洋的说话,真是哭笑不得!”

不知不觉间,二嫂年逾花甲。的确,她的学习能力、适应能力与年轻时没法相提并论,很多做法、生活习惯包括难以改掉的方言土语,显然不合时宜了。

侄子告诉我:“婆媳关系越来越糟糕,还怎么相处?”这不学校一放假,侄子就把二嫂送回老家。儿媳直接没露面,估计还在气头上。

唉,真是让人意想不到,二嫂老了,在儿子家干的不称心,又被儿媳辞退回老家。

二嫂二次失业,虽然没有往年生活困苦上的忧虑,但让人内心久久难以平静。

二嫂年轻时失业,那是因为社会变革,企业改制需要,迫不得已失业。二嫂的再次失业,是因为不会带孩子、不会说普通话,不习惯大都市的生活。

勤劳一生,节俭自律,顾家爱娃的二嫂,走过春夏秋冬,历经两次下岗,饱受岁月浸淫。风尘中见证世态炎凉,追梦里闻到花香扑鼻,萧瑟中感悟落寞清寒。

随着城乡融合更加紧密,生活节奏不断加快,社会变革更加深入,“二嫂”包括所有人,都面临着充电学习、观念更新,适应社会发展的紧迫任务。否则,社会淘汰一个人,往往都不会跟你打声招呼了。



早在51年前的1972年,原安康市缫丝一厂、安康市缫丝二厂生产的“梅花”牌白厂丝,历史悠久,享誉全国。被国家批准为“出口免检产品”,SU梅花牌白厂丝,质量稳定,条分均匀,偏差小,净度高,手感柔软,光泽好,1973年获全国厂丝质量评比优胜奖,同年获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出口产品优质荣誉证书。1984年获陕西省进出口商品检验局质量管理奖。1985年为陕西省首批获得出口产品检验认证的企业。产品远销日本、苏联、西欧、东南亚各国和地区,在国内外均享有一定声誉。

眼前似乎浮现了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高耸立的老水塔,想起了70年代满山采桑的女工,想起了80年代蚕室里采茧的工作场面……

当下,蚕种场作为省级自然教育基地,正在打造以“蚕、桑、丝、绸”为主题线路的现代研学基地。一个经历六十年的风雨起伏、兴衰成败却依然保留着完整生命链的产业,这是市场大潮中优胜劣汰、自然抉择后的历史沉淀。

“桑者困兮”“桑者泄泄兮”,好一幅清新恬淡的田园劳作生活场景,那采桑女轻松愉快的心情,让我感受到了劳动的情怀,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。